





原件短缺

卷 20-42

列傳第三十一

北史四十三

郭祚

張彝

孫晏之
曾孫乾威

邢繼

弟子所

李崇

弟平

平子獎

族孫臧



郭祚字季祐太原晉陽人魏車騎將軍淮亮之後也祖
逸本州別駕前後以二女妻司徒崔浩一女妻浩弟上黨
太守恬太武時浩親寵用事拜逸徐州刺史假瑜次侯贈
光祿大夫父洪之坐浩事誅祚亡竄得免少孤貧以具不
偉鄉人莫之識有女巫相祚後當富貴祚涉歷經史習崔

浩之書尺牘文章見稱於世弱冠爲州主簿刺史孫小委
之書記又太原太守王希彥逸妻之姪也其相賙恤乃振
孝文初舉秀才對策上第拜中書博士轉中書侍郎遷尚
書左丞長兼給事黃門侍郎祚清勤在公夙夜匪懈帝甚
賞之從南征及還正黃門車駕幸長安行經渭橋過郭淮
廟問祚曰是鄉祖宗所承邪祚曰是臣七世伯祖帝曰先
賢後哲頓在一門祚對曰昔臣先人以通儒英博唯事魏
文微臣虛薄遭奉聖明自惟幸甚因敕以太牢祭淮廟令
祚自撰祭文以贊遷洛之規賜爵東光子孝文嘗幸華林
園因觀故景陽山祚曰山以仁靜水以智流願陛下脩之

帝曰魏明以奢失於前朕何為襲之於後祚曰高山仰止
帝曰得非景行之謂遷散騎常侍仍領黃門是時孝文銳
意典禮兼銓鏡九流又遷都草創征討不息內外規略號
為多事祚與黃門宋弁參謀帷幄隨其才用各有委寄祚
承稟注疏特成勤劇嘗以立馮昭儀百官夕飲清微後園
孝文舉觴賜祚及崔光曰郭祚憂勤庶事獨不欺我崔光
溫良博物朝之儒秀不勸此兩人當勸誰也其見知若此
初孝文以李彪為散騎常侍祚因入見帝謂祚曰朕昨誤
授一人官祚對曰豈容聖詔一行而有差異帝沈吟曰此
自應有讓因讓朕欲別授一官須臾彪有啓云伯石辭鄉

子產所惡臣欲之已久不敢辭讓帝歎謂祚曰卿之忠諫
李彪正辭使朕遲回不能復法遂不換李彪官也乘輿南
討祚以兼侍中從拜尚書進爵為伯孝文崩咸陽王禧等
言祚兼吏部尚書尋除長兼吏部尚書并州大中正宣武
詔以姦吏逃竄徙其兄弟罪人妻子復應徙之此則一人
若以姦吏逃竄徙其兄弟罪人妻子復應徙之此則一人
之罪祚徙二室愚謂罪人既逃止徙妻子走者之身縣名
永配於責不免姦途自塞詔從之尋正吏部祚持身潔清
重慎官位至於銓授假令得人必徘徊久之然後下筆下
筆即云此人便以責矣由是事頗稽滯當時每詔然譴然

所拔用者皆量才稱職時又以此歸之出為使持節鎮北
將軍瀛州刺史及太極殿成祚朝於京師轉鎮東將軍青
州刺史祚逢歲不稔闔境饑弊於傷愛下多所振恤雖斷
決淹留號為煩緩然士女懷其德澤入為侍中金紫光祿
大夫并州大中正遷尚書右僕射時議定新令詔祚與侍
中黃門參議刊正故事令僕中丞騶唱而入宮門至於馬
道及祚為僕射以為非盡敬之宜言於帝納之下詔御在
太極騶唱至止車門御在朝堂至司馬門騶唱不入宮自
此始也詔祚本官領太子少師祚曾從幸東宮明帝幼弱
祚持一黃龍出奉之時應詔左右趙桃弓與御史中尉王

顯送相層齒深為帝所信祚私事之時人謗祚者號為桃
 弓僕射黃軀少師祚奏曰謹案前後考格雖班天下如臣
 愚短猶有未悟今須定職人遷轉由狀超越階級者即須
 量折景明初考格五年者得一階半正始中故尚書中山
 王英奏考格被旨但可正滿三周為限不得計殘年之勤
 又去年中以前二制不同奏請裁決旨云黜陟之體自依
 舊來恒斷今未審舊來之旨為從景明之斷為從正始為
 限景明考法東西省文武閑官悉為三等考同任事前前
 尚書盧昶奏上等之人三年轉半階今之考格復分為九
 等前後不同參差無準詔曰考在上中者得汎以前有六

年以上遷一階二年以上遷半階殘年悉除考在上下者
 得汎以前六年以上遷半階不滿者除其得汎以後考在
 上下者二年遷一階散官從盧昶所奏祚又奏言考察令
 公清獨著德績超倫而無負殿者為上上一殿為上中二
 殿為上下累計八殿品降至九未審今諸曹府寺凡考在
 事公清然才非獨著績行稱務而德非超倫幹能粗可而
 守平堪任或人用小劣處官濟事并全無負殿之徒為依
 何第景明三年以來至今十有一載準限而判三應并退
 今既通考未審為十年之中通其殿最積以為第隨前後
 年斷各自餘其善惡而為升降且負注之章數成殿四差

此條以寡愆為最多矣為殺未嘗取何行是寡愆何坐為
多矣結累品次復有幾等諸文案失衷應杖十者為一負
罪依律次過隨負記十年之中三經詳請赦前之罪不同
輕重皆蒙宥免或為御史所彈案驗未周遇赦復任者未
審記數得除以不認曰獨著超倫及才備寡咎皆謂文武
兼上上之極言耳自此以降猶有八等隨才為次令文已
具其積負累愆及守平得濟皆含在其中何容別疑也所
云通考者據摠多年之言至於黜陟之體自依舊來年斷
何足復請其罰贖已記之數固非免限遇赦免罪準其數
者除之尋加散騎常侍時詔管明堂國學祚奏曰今雲羅

西嶺開納岷蜀戎旗東指鎮靖淮荆漢沔之間復須防捍
徵兵發殺所在殷實邊鄙多壘烽驛未息不可於師旅之
際興板築之功且獻歲云暨東作將始臣愚量請宜待豐
靖之年因子來之力可不時而就從之宣武末年每引祚
入東宮密受賞賚多至百餘萬雜以錦繡又特賜以劍仗
恩寵甚深遷左僕射先是梁將康絢逼淮將灌揚徐祚表
曰蕭衍狂狡擅斷川瀆役苦人勞危亡已兆宜敕揚州選
一猛將遣當州之兵令赴浮山表裏夾攻朝議從之除使
持節散騎常侍都督雍州刺史征西將軍太和以前朝法
尤峻貴臣蹉跌便致誅夷李冲之用事也欽祚識幹薦為

左丞文兼黃門意便滿足每以孤門往經崔氏之禍常慮
危亡苦自陳挹辭色懇然發於誠至冲謂之曰人生有運
非可避也但當明白當官何所顧畏自是積十數年位秩
隆重而進趣之心更復不息又以東宮師傅之資刻辭尚
書志在封侯之賞儀同之位尚書令任城王澄為之奏聞
及為征西雍州雖喜外撫尚以府號不優心望加大執政
者頗怪之於時領軍于忠恃寵隔恣崔光之徒曲躬承接
祚心惡之乃遣子太尉從事中郎景尚說高陽王雍令出
忠為州忠聞而大怒矯詔殺祚祚達於政事凡所經履咸
為稱職每有斷決多為故事名器既重時望亦深一朝非

罪見害遠近莫不愧惜靈太后臨朝遣使于尉追復伯將
正光中贈使持節車騎將軍儀同三司雍州刺史諡文貞
公初孝文之置中正從容謂祚曰并州中正卿家故應推
王瓊也祚退謂寮友曰瓊真偽今自未辯我家何為滅之
然主上直信李冲吹噓之說耳祚死後三歲而于忠死見
祚為崇祚子景尚字思和涉歷書傳曉星歷占候言事頗
驗初為彭城王中軍府參軍遷貞外郎司徒主簿太尉從
事中郎公強當世善事權寵世號曰郭少谷中書侍郎未
拜而卒景尚弟慶禮位通直郎慶禮子元貞武定末定州
驃騎府長史

張彝字慶賓清河東武城人也曾祖幸慕容起東年太守
歸魏賜爵平陸侯位青州刺史祖準之襲又為東青州刺
史父靈真早卒彝注公強有風氣歷覽經史襲祖侯爵與
盧陽烏李安人等結為親友往來朝會常相追隨陽烏為
主客令安人與彝並散令彝少而豪放出入殿庭步眄高
上無所顧忌文明太后雅尚恭謹因會次見其如此遂召
集百寮督責之令其脩悔而猶無悛改善於督察每有所
巡檢彝常充其選清慎嚴猛所至人皆畏伏傳類亦以此
高之遷主客令例降侯為伯轉太中大夫仍行主客曹事
尋為黃門後從駕西征母憂解任彝居喪過禮送葬自平

城達家千里步從不乘車馬箱箱獲齊當世稱之孝文達
冀州遣使弔慰詔以驍騎將軍起之還復本位以參定選
都之勲進爵為侯轉太常少卿西散騎常侍兼侍中持節
巡察陝東河南十二州甚有聲稱使還以從征之勤遷尚
書坐舉元昭為兼郎中黜為守尚書宣武初除正尚書兼
侍中尋正侍中宣武親政罷六輔彝與兼尚書邢巒聞處
分非常懼出京奔走為御史中尉甄琛所彈云非虎非兕
率彼曠野詔書切責之尋除安西將軍秦州刺史彝務尚
典式考訪故事及臨隴右彌弘制習於是出入直衛方伯
羽儀赫然可觀羗夏畏伏憚其威整一方肅靜號為良牧

其年冬太極初就彝與郭祚等俱以勤舊被徵及還州進
號撫軍將軍彝表解州任詔不許彝敷政隴右多所制立
宣布新風革其舊俗人庶愛仰之爲國造佛寺名曰興皇
諸有罪咎者隨其輕重請爲土木之功無復鞭杖之罰時
陳留公主寡居彝意願尚主主亦許之僕射高肇亦望尚
主主意不可肇怒請彝擅立刑法勞役百姓詔遣直後萬
貳與馳驛檢察貳與肇所親愛必欲致彝深罪彝清身奉
法求其愆過遂無所得見代還洛猶停廢數年因得偏風
手脚不便然志性不移善自將攝稍能朝拜乂之除光祿
大夫加金章紫綬彝愛好知己輕忽下流非其意者視之

素
歲兩雖疹疾家庭而志氣彌高上歷帝固五卷起元庖犧
終於晉末凡十六代一百二十八帝歷三千二百七十年
雜事五百八十九宣武善之明帝初侍中崔光表彝及李
韶朝列之中唯此二人出身官次本在臣右器能幹世又
位為多而近來參差便成替後計其階途雖應遷陞然恐
班秩猶未賜等昔衛之公叔引下同舉晉之士而推長伯
游古人所高當時見許敵緣斯義乞降臣位一階授彼沈
級詔加征西將軍冀州大中正雖年向六十加之風疹而
自強人事孜孜無怠公私法集衣冠從事延請道俗脩營
齊講好善欽賢愛獎人物南北新舊莫不多之太起第宅

微號華俊頗侮其疎宗舊戚不甚存紀時有怨憾焉祭宦
之間未能止足屢表在秦州豫有開獲法中之勲希加賞
報積年不已朝廷患之第二子仲瑀上封事求銓削選格
排抑武人不使預在清品由是衆口喧喧謗議盈路立榜
大巷克期會集署害其家彝殊無畏避之意父子安然神
龜二年二月羽林武賁將戕千人相率至尚書省詣罵求
其長子尚書郎始均不獲以瓦石擊打公門上下懼懾莫
敢討抑遂持火虜掠道中薪蒿以杖石為兵器直造其第
曳彝堂下撞捷極意唱呼焚其屋宇始均仲瑀當時踰北
垣而走始均回救其父拜伏羣小以請父命羽林等就加

毆擊生投之於煙火中及得尸骸不復可識唯以髻中小
釵為驗仲瑀走免彝僅有餘命沙門寺與其北隣輿致於
寺遠近聞見莫不愧駭乃卒官為收掩羽林凶強者八人
斬之不能窮誅君暨郎為大赦以安衆心有識者知國紀
之將墜矣喪還所焚宅與始均東西分歛於小屋仲瑀遂
以劍重避居滎陽至五月得漸瘳始奔父喪詔賜以布帛
靈太后以其累朝大臣特垂矜惻數月猶追言泣下謂諸
侍臣曰吾為張彝飲食不御乃卒首歟微有鬻落悲痛之
若此初彝曾祖辛所招引河東人為州裁千餘家後相依
合旋罷入冀州積三十年析別有數萬戶故孝文比較天

下人戶最為大州。彝為黃門，每侍坐以忠言。孝文謂之曰：終當以卿為刺史。嗣先世誠效，彝追孝之，狂旨累乞本州。朝議未許。彝亡後，靈太后云：彝愛乞，異於吾欲用之。有人違我此意，若從其請，或不至是悔之無及。乃贈使持節衛將軍、冀州刺史、謚文侯。始均字子衡，端潔好學，才幹有美。於父政，陳壽魏書為編年之體，實益異聞，為三十卷。又著冠帶錄及諸詩賦數十篇。竝亡。矢初，太家賊起於冀瀛之間，遣都督元逞討平之，多所殺戮，積尸數萬。始均以郎中為行臺，恐軍士以首級為功，令檢集人首數千，一特焚熟。至於灰燼，用息僥倖見者，莫不傷心。及始均之死也，始未

在烟炭之間，有焦爛之痛，論者或亦推答焉。贈樂陵太守謚曰孝子。嵩之襲祖爵武定中，開府主簿，受禪，襲列陸嵩之弟晏之。

晏之字熙德，幼孤，有志性。為母鄭氏教誨，動依禮典。從朱榮平元，顯賜爵武城子，累遷尚書二千石郎中。高岳征穎川，復以為都督中兵參軍，兼記室。晏之，文士兼有武幹，每與岳帷帳之謀，又嘗以短兵接刃，親獲首級，深為岳所嗟賞。齊天保初，文宣為高陽王，納晏之女為妃。令赴晉陽，成禮。晏之後園，陪讌坐客皆賦詩。晏之詩云：天下有道主明臣直，雖休勿休，承貽世則。文宣笑曰：得卿箴諷，深以慰

懷後行北徐州事尋即真為東人所愛御史崔子武督察
州郡至北徐無所案劾唯得百姓所制清德頌數篇乃歎
曰本求罪狀遂聞頌志遷死州刺史永拜卒贈齊州刺史
太常卿子乾威

乾威字元敬性聰敏涉獵羣書其世父嵩之謂人曰吾家
千里駒也仕齊位太常丞任周為宣納中士隋開皇中累
遷晉王勣王甚美其才與河內張衡俱見禮重晉即稱為
二張焉及王為太子遷員外散騎侍郎太子內舍人煬帝
即位授內史舍人儀同三司又以灌邨之舊加開府尋拜
謁者大夫從幸江都以本官攝江州積務稱為幹理乾威

嘗在途見一遺囊恐其主求失因令左右負之而行後數
日物主來認悉以付之淮南太守楊綝嘗與千餘人同來
謁見帝問乾威曰其首立者為誰乾威一殺就視而荅曰
淮南太守楊綝帝謂乾威曰卿為謁者大夫而乃不識參
見人何也乾威對曰臣非不識楊綝但慮不審所以不敢
輕對石建數馬足蓋慎之至其庶慎皆此類也帝甚嘉之
于時帝數巡幸百姓疲弊乾威因上封事以諫帝不悅自
此見疎未幾卒官有子爽仕至蘭陵令乾威弟乾雄亦有
才器秦孝王俊為秦州總管選為法曹參軍王嘗親案囚
徒乾雄誤不持狀口對百餘人皆盡事情同輩莫不歎服

後歷壽春陽城二縣令俱有政績

邢巒字洪賓河間鄭人魏太常貞之後也族五世祖嘏石
勒頗微不至嘏無子巒高祖蓋自旁宗入後蓋孫頴字宗
敬以才學知名太武時與范陽盧玄等同徵後拜中書侍
郎改通直常侍平城子使宋還以病歸鄉久之帝曰往憶
邢頴長者有學義宜侍講東宮今安在司徒崔浩曰頴臥
病在家帝遣太醫馳驅就瘳卒贈定州刺史謚曰康子脩
年即巒父也位州主簿巒少好學負帙尋師守貧厲節遂
博覽書傳有文才幹略美頰姿貌甚偉累遷兼負外散
騎常侍使齊還再遷中書侍郎甚見顧遇嘗參坐席孝文

因行藥至司空府南見巒宅謂巒曰朝行藥至此見卿宅
乃住東望德館情有依依巒對曰陛下移構中京方建無
窮之業臣意在與魏升降寧容不務末年之宅帝謂司空
穆亮僕射李冲曰巒之此言其意不小有司奏策秀孝詔
曰秀孝殊問經權異策邢巒才清可令策秀後兼黃門郎
從征漢北巒在新野後至帝曰伯夷迷其心鬼感其慮
守危邦固逆主至此以來雖未禽禽滅城隍已崩想在不遠
所以緩攻者正待中書為露毒尋除正黃門兼御史中
尉瀛州大中正遷散騎常侍兼尚書宣武時巒奏曰先皇
深觀古今去諸奢侈服御尚質不貴彫鏤所珍在素采務

表

奇綵至乃以紙絹為帳展銅鐵為轡勒訓朝廷以節儉示
百姓以愛矜遠景明之初承其業四疆清晏遠近來
同於是蕃貢繼路商估交入諸所獻賀倍多於常雖加以
節約猶歲損萬計珍貨常有餘國用恒不足若不裁其分
限便恐無以支歲自今非為要須者請皆不受帝從之尋
正尚書梁秦二州行事夏彥道遷以漢中內附詔加巒使
持節都督征梁漢諸軍事進退徵攝得以便宜從巒事至
漢中遣兵討之賊皆隸附乘勝追奔至關城之下詔拜巒
使持節梁秦二州刺史於是開地定境東西七百南北千
里後郡十四二部護軍及諸縣成遂逼涪城巒表曰揚州

城都相去萬里陸途既絕唯資水路水軍西上非周年不
達外無軍援一可圖也益州頃經劉季連反叛鄧元起攻
圍倉庫空竭無復固守之意二可圖也蕭深藻是蕭殺少
年未洽政務今之所任竝非宿將重名皆是在石少年而
已三可圖也蜀之所恃惟阻劔閣今既克南安已奪其險
據彼界內三分已一從南安向涪方軌任意前軍累破後
衆喪魂四可圖也深藻是蕭衍兄子骨肉至親若其逃亡
當無死理脫軍走涪城深藻何肯城中坐而受困五可圖
也臣聞乘機而動武之善經未有捨千戚而康時不征伐
而統一臣以不才為當戎守上憑國威頓有薄捷瞻望涪

末

益旦夕可奪正以兵少糧匱未宜前出今若不取後圖便
難輒率愚管必將殄克如其無功分受憲坐若朝廷未欲
經畧臣便爲無事乞歸侍養微髮烏髮又表曰昔鄧艾
鍾會率十八萬衆傾中國資給魏得平蜀所以然者闔閭
力也況臣才絕占人何宜請二萬之衆而希平蜀所以敢
者正以據得要險士庶慕義此往則易彼來則難任力而
行理有可克今王足前進已逼涪城脫得涪城則益州使
是成禽之物臣誠知征戎危事未易可爲自軍度劍閣以
來顛髮中白所以勉強者既到此地而自退不守恐孤先
皇之恩遇負陛下之爵祿是以孜孜頻有陳請宣武不從

又王足於涪城輒還遂不定蜀西既克巴西遣軍主李仲
遷守之仲遷得梁將張法養女有美色甚惑之故費兵儲
專心酒色公事諮承無能見者忿忿之切齒仲遷懼謀叛
城人斬其首以降梁將譙希遠巴西遂沒武興氏楊集起
等反西遣統軍傅豎眼討平之西之初至漢中從容風雅
接豪右以禮撫衆庶以惠歲餘之後頗因其去就誅滅百
姓籍爲奴婢者二百餘口兼商販聚斂清論鄙之徵授度
支尚書時梁人侵軼徐充朝廷乃以西爲使持節都督東
討諸軍事安東將軍尚書如故宣武勞遣西於東堂曰知
將軍旋京未久膝下難違然東南之寄非將軍莫可自古

忠臣亦非無孝也。忞曰：願陛下勿以東南為慮。帝曰：漢祖有云：金吾擊郾，吾無憂矣。今將軍董戎朕何慮哉？忞至，乃分遣將帥致討。兗州悉平，進圍宿豫。平之，帝賜忞璽書慰勉之。及梁城賊走，中山王英乘勝攻鍾離。又詔忞率眾會忞，以為鍾離天嶮，朝貴所具。若有內應，則所不知。如其無也，必無克狀。且俗語云：耕則問田奴，絹則問織婢。臣既謂誰何容強，遣忞既累表求還，帝許之。英果敗，退時人以其識略，初侍中。宣祖與忞不平，祖與元暉俱為宣武所寵，御史中尉崔亮祖之黨也。祖暉令亮糾忞事，成許言於宣武。以亮為侍中，亮奏忞在漢中掠良人為婢，忞懼，乃以漢中

所得巴西太守龐景仁女化生等二十餘口與暉化生等數人奇色也。暉大悅，乃背祖為蠻言去。蠻新有大功，已經赦宥，不宜方為此獄。帝納之高肇，以蠻有克敵効而為祖等所排，助蠻申釋，故得不坐。豫州城人白早生殺刺史司馬悅，以城南入梁，遣其將齊苟仁率眾入撫縣。瓠詔蠻持節率羽林精騎討之，封平舒縣伯，賞宿豫之功也。宣武臨東堂勞遣蠻曰：早生走也，守也，何時平蠻？曰：今王師若臨士人必翻然歸順，圍之窮城，奔走路絕，不度此年必傳首京師。願陛下不足為慮。帝笑曰：卿言何其壯哉！知卿親老，頻勞於外，然忠孝不俱，不得辭也。於是蠻率騎八百倍道

無行五日次於鮑口擊賊大將胡孝智乘勝至縣瓠因即
度汝既而大兵繼至遂長圍圍之詔巒使持節假鎮南將
軍都督南討諸軍事中山王英南討三閔亦次縣劄以後
軍未至前寇稍多憚不敢進乃與巒分兵將犄角攻之梁
將齊苟仁等二十一人開門出降即斬旱生等同惡數十
人豫州平巒振旅還京師宣武臨東堂勞之巒曰此陛下
聖畧威靈英等將士之力臣何功之有帝笑曰卿匪直一
月三捷所足稱奇乃存士伯讓功而弗處巒自宿豫大捷
及平縣瓠志行脩正不復以財賄爲懷戎資軍實絲毫無
犯遷殿中尚書加撫軍將軍卒於官巒才兼文武朝野瞻

望望上下悼惜之贈車騎大將軍瀛州刺史初帝欲贈巒
州黃門甄琛以巒前曾劾已乃云瀛州巒之本郡人情所
欲乃從之及琛爲詔乃云優贈車騎將軍瀛州刺史議者
笑琛淺薄諡曰文定子遜

遜字子言貌雖陋短頗有風氣襲爵後遷國子博士本州
中正因謁靈太后自陳功名之子久抱沈屈臣父屢爲大
將而臣身無軍功階級臣父唯爲忠臣不爲慈父靈太后
慨然以遜爲長兼吏部郎中後位大司農卿與少卿元慶
哲至相糾訟遜銳於財利議者鄙之卒贈光祿勳幽州刺
史子祖徵開府祭酒父喪未終謀反伏法祖徵弟祖劾貌

寢有風尚仕齊卒於尚書郎祖効弟祖俊開府行參軍開
皇中位尚書都官郎中繼弟偉尚書郎中偉子昕

昕字子明幼孤見愛於祖母李氏好學早有才情解褐盪
寇將軍累遷太尉記室參軍吏部尚書李神雋奏昕脩起
居注太昌初除中書侍郎加平東將軍將光祿大夫時言冒
竊官級爲中尉所劾免官乃爲述躬賦未幾受詔與祕書
監常景典儀注事武帝行釋奠禮昕與校書郎裴伯茂等
俱爲錄義永熙末昕入爲侍讀與溫子昇魏收參掌文詔
遷鄴乃歸河間天平初與侍中從叔子才魏季景魏收同
徵赴都尋還鄉里旣而復徵時梁使兼散騎常侍劉孝儀

等來聘詔昕兼正真郎迎於境上司徒孫騰引爲中郎尋

除通直常侍加中軍將軍旣有才藻兼長几案自孝昌之

後天下多務世人競以吏工取達文學大衰司州中從事

宋游道以公斷見知時與昕嘲謔昕謂之曰世事同知文

學外游道有慙色興和中以本官副李象使於梁昕好忤

物人謂之牛是行也談者謂之牛象聞於江南齊文襄王

攝選擬昕爲司徒右長史未奏遇疾卒士友悲之贈車騎

將軍都官尚書冀州刺史謚曰文所著文章自有集錄偉

弟晏字幼平美風儀博涉經史善談釋老雅好文詠位滄

州刺史爲政清靜吏人安之卒贈尚書左僕射瀛州刺史

謚曰文貞晏篤於義讓初為南兗州例得一子解褐乃啓
其孤弟子子慎為朝請子慎年甫十二而其子已弱冠矣
後為滄州復啓孤兄子昕為府主簿而其子竝未從宦出
人以此多之子亢字子高頗有文學位兼通直散騎常侍
使於梁時年二十八後為中外府屬坐事死於晉陽繼叔
祖祐字宗祐少有學尚知名於時假直外散騎常侍使於
宋以將命之勤除建威將軍平原太守賜爵城平男政清
刑肅百姓安之卒于官子產字神寶好學善屬文少時作
孤蓬賦為時所稱舉秀才除著作佐郎假常侍鄭縣子使
於齊產仍世將命時人美之歷中書侍郎太子中庶子卒

朝廷嗟惜焉贈平州刺史樂城子謚曰定祐從子糾字神
彪著作郎敏之子也少為三禮鄭氏學明經有思舉秀
才上第為中書議郎尚書殿中郎孝文因公事與語問朝
觀宴饗禮糾以經對大合上奇帝崩尚書令王肅多用新
儀糾往往折以五經正禮為尚書左丞多所糾正臺閣肅
然時門人有害母者八坐奏輟之而潛其室有其二子
糾駁奏云君親無將將而必誅謀逆者戮及其親害親者
令不及子既逆甚梟鏡禽獸之不若而使禋祀不絕遺育
承傳非所以勸忠孝之道存三綱之義若聖教含容不加
擊戮使父子罪不相及惡止於其身者則宜投之四裔教

所在不聽配匹盤庚言無令易種新邑漢法五月食臯羨
皆欲然其類也奏入宣武從之後為光祿少卿母在鄉遇
患請假歸遇秋水暴長河梁破絕蚪得一小船而度船漏
滿不沒時人異之母喪哀毀過禮為時所稱卒贈幽州刺
史謚曰威蚪善與人交清河崔亮頓丘李平並與親善所
作碑頌雜筆三十餘篇長子臧

臧字子良幼孤早立操尚博學有藻思年二十一神龜中
舉秀才考上第為太學博士正光中議立明堂臧為裴頓
一室之議事雖不行當時稱其理博出為本州中從事雅
為鄉情所附永安初徵為金部郎中以疾不赴轉除襄

太守時天下多事在職少能廉白臧獨清慎奉法吏人愛
之隴西李延寔莊帝之舅以太傳出除青州啓臧為屬領
樂安內史有惠政後除濮陽太守尋加安東將軍臧和雅
信厚有長者之風為時人所愛敬為特進甄琛行狀世稱
其工與裴敬憲盧觀兄弟並結交曾共讀回文集臧獨先
通之撰古來文章并叙作者氏族號曰文譜未就病卒時
賢悼惜之其文筆凡百餘篇贈鎮北將軍定州刺史謚曰
文子恕涉學有識悟齊武平末尚書也田郎隋太皇中尚
書侍郎卒於沂州長史

臧弟邵字子木小字吉少時有避遂不行名年五歲魏吏

部郎清河崔亮見而奇之曰此子後當大成位望通顯十
歲便能屬文雅有才思聰明強記日誦萬餘言族一巒有
人倫鑒謂子弟曰宗室中有此兒非常人也少在洛陽會
天下無事與時名勝專以山水游宴為娛不暇勤業嘗霖
雨乃讀漢書五日略能編之後因飲譁倦方廣尋經史五
行俱下一覽便無所遺文章典麗既贍且速年未二十名
動衣冠嘗與右北平陽固河東裴伯茂從兄果河南陸道
暉等至北海王昕舍宿飲相與賦詩凡數十首皆在主人
奴處旦日奴行諸人求詩不得邵皆為誦之諸人有不認
詩者奴還得本不誤一字諸人方之王粲吏部尚書龍西

李神傳大相欽重引為忘年之交釋巾為魏宣武稅郎除
奉朝請遷著作佐郎深為領軍元義所禮義新除遷尚書
令神儻與陳郡袁翻在席義令邵作謝表頃更便就以示
諸賓神傳曰邢邵此表足使袁公變色孝昌初與黃門侍
郎李琰之對典朝儀自孝明之後文雅大盛邵彫蟲之美
獨步當時每一文初出京師為之紙貴讀誦俄徧遠近于
時袁翻與范陽祖瑩位望通顯文筆之美見稱先達以邵
藻思華瞻深共嫉之每洽中貴人拜職多憑邵為謝章表
嘗有一貴勝初授官大事實食翻與邵俱在坐翻意主人
託其為讓表遂命邵作之翻甚不悅每告人云邢家小兒

常客作章表自買黃紙寫而送之邵恐爲翻所害乃辭以
疾屬尚書令元羅出鎮青州啓爲府司馬遂在青土終日
酣賞盡山泉之致永安初累遷中書侍郎所作詔文體宏
麗及尔朱兆入洛京師擾亂邵與弘農楊愔避地嵩高山
晉泰中兼給事黃門侍郎尋爲散騎常侍大昌初敕令恒
直內省給御史令覆案尚書門下事凡除大官先問其可
不然後施行除衛將軍國子祭酒以親老還鄉詔所在特
給兵力五人并令歲一入朝以備顧問丁母憂哀毀過禮
後楊愔與魏元義及邵請置學奏曰二賢兩學盛自虞殷
所以宗配上帝以著莫大之嚴宣布十二以彰則天之軌

奏

卷之八以詢哲言育青衿而敷典教用能享國長乂風微
萬祀者也爰暨亡秦改革其道阮儒滅學以蔽黔黎故九
服分崩祚終二代炎漢勃興更脩儒術故西京有六學之
義東都有三本之盛逮自魏晉撥亂相因兵革之中學校
不絕仰惟高祖孝文皇帝稟聖自天道鏡今古列教序於
鄉黨敷詩書於郡國但經始事殷戎軒奭駕未遑多就弓
劍弗追世宗統曆聿遵先緒永平之中大興板築續以水
旱戎馬生郊雖逮爲山還停一簣而明堂禮樂之本乃替
荆棘之林膠序德義之基空盈牧豎之跡城隍嚴固之重
闕甃石之工墉構顛望之要少樓榭之飾加以風雨稍侵

漸致虧墜非所謂追隆堂構儀刑萬國者也伏聞朝議以
高祖大造區夏道侔姬文擬祀明堂式配上帝今若其宇
不脩仍同丘畎即使高皇成享闕於國陽宗事之典有聲
無實此臣子所以匪寧億兆所以佇望也臣又聞官方授
能所以任事既任事矣酬之以祿如此則上無曠官之譏
下絕素尸之謗今國子雖有學官之名而無教授之實何
異兔絲驚麥南箕北斗哉昔劉向有言王者宜興辟雍陳
禮樂以風天下夫禮樂所以養人刑法所以殺人而有司
勤勤請定刑法至於禮樂則曰未敢是敢於殺人不敢於
養人也臣以為當今四海清平九服寧晏經國要重理應

先營脫復稽延則劉向之言徵矣但事不兩興須有進退
以臣愚量宜罷尚方彫磨之作頗省永寧土木之功并減
瑤光材瓦之力兼分石室鑄珠之勞及諸畫設非世急者
三時農隙脩比數條使辟雍之禮蔚爾而復興諷誦之音
煥然而更作美榭高墉嚴壯於外槐宮棘寺顯麗於中更
明古今重遵鄉飲敦進郡學精課經業如此則元凱可得
之於上亭游夏可致之於下國豈不休歟靈太后令曰配
饗大禮為國之本比以戎馬在郊未遑脩繕今四表晏寧
當敷有司別議經始累遷尚書令加侍中于時與梁和妙
簡上邵與魏收及從子子明被徵入朝當時文人皆邵

之下但以不持威儀名高難副朝廷不令出境南人曾問
賓司刑子才故應是北閭第一才士何為不作聘使答云
子才文辭實無所愧但官位已高恐非復行限南人曰鄭
伯猷護軍猶得將命國子祭酒何為不可邵既不行復請
還故郡武帝在京輔政徵之在第為賓客除給事黃門侍
郎與溫子昇對為侍讀宣武富於春秋初摠朝政崔暹每
勸禮接名賢詢訪得失以邵宿有名望故請徵焉宣武甚
親重之多別引見邵舊鄙崔暹無學術言論之際遂云暹
無所知解宣武還以邵言告暹并道此漢不可親近暹頗
銜之邵奏魏帝發敕用妻兄李伯倫為司徒祭酒詔書已
出暹即啓宣武執其專擅伯倫官事便請邵由是波踈其
後除驃騎西兗州刺史在州有善政桴鼓不鳴人茲伏
守令長短無不知之定陶縣去州五十里縣令妻日暮取
入斗酒東脯邵逼夜攝令未明而去責其取受舉州不識
其所以在任都不營生產唯南兗糴粟就濟陽食之邵繕
脩觀宇頗為壯麗皆為之名題有清風觀明月樓而不擾
公私唯使兵力吏民為立生祠并勒碑頌德及代吏人父
老及媪媪皆遠相攀追號泣不絕至都除中書令舊格制
生兩男者賞羊五口不然則絹十匹僕射崔暹奏絕之邵
云此格不宜輒斷句踐以區區之越賞法生三男者給乳

議

毋況以天下之大而絕此條舜藏金於山不以爲之今藏之於民復何所損又準舊皆訊囚取占然後送付廷尉邵以爲不可乃立議曰設官分職各有司存丞相不問闔人虞官弓招不進豈使尸祝兼刀匕之役家長侵鷄犬之功詔竝從之自除太常卿兼中書監攝國子祭酒是時朝臣多守一職帶領二官甚少邵頓居三職竝是文學之首當出策之幸晉陽路中頗有甘露之瑞朝臣皆作甘露頌尚書符令邵爲之序及文宣崩凶禮多見訊訪敕撰哀策後授特進卒邵率情簡素內行脩謹兄弟親姻之間稱爲雍睦博覽墳典無不通曉晚年尤以五經章句爲意窮其指

要吉凶禮儀公私訟稟疑去惑爲世指南每公卿會議事關典故邵援筆立成證引該洽帝命朝章取定俄頃詞致宏遠獨步當時與齊陰張溫子昇爲文士之冠世論謂之溫邢鉅魏收雖天才艷發而年事在二人之後故子昇死後方稱邢魏焉雖皇實謙重不以才位傲物脫略簡易不脩威儀車服器用充事而已有齋不居坐臥恒在一小室泉餌之屬或置之梁上賓至下而共噉天資質素特安異同上無賢愚皆能傾接對客或解衣覓虱且海劇談有書甚多而不甚讎校見人校書笑曰何愚之甚天下書至死讀不可徧焉能始復校此日思誤書更是一適妻弟李

李鄴才學之士謂子才曰世間人多不聰明思設書何由
能得子才曰若思不能得使不勞讀書與婦其跡未嘗內
宿自云嘗晝入內閣爲狗所吠言畢便撫掌大笑性好談
賞又不能閑獨公事歸必恒須賓客自伴事寡嫂甚謹養
孤子慈慈愛特深在兗州有都信云恕疾便憂之察寢食
顏色賤損及卒人士爲之傷心痛悼雖甚竟不再入賓客
弔慰救淚而已其高情達識開遣滯累東門兵以還所未
有也有集三十卷見行於世邵世息大寶有文情孽子大
德笑道略不識字焉

李崇字繼長小名繼伯頓立人也文成元皇后第二兄誕
之子年十四召拜主文中散龍驤尉陳留公鎮西大將軍孝
文初爲荊州刺史鎮上洛敕發秦陝二州兵送崇至理崇
辭曰邊人失和本怨刺史奉詔代之但須一宣詔旨而已
不勞發兵自防使人懷懼孝文從之乃輕將數十騎馳到
上洛宣詔綏慰人則帖然邊戍掠得齊人者悉令還之南
入咸德仍送荊州口二百許人兩境交和無復烽燧之警
在州四年甚有稱績召還京師當賜隆厚除兗州刺史兗
土舊多劫盜崇乃村置一樓樓懸一鼓盜發之處雙鼙亂
擊四面諸村聞鼓皆守要路俄頃之間聲布百里其中險
要悉有伏人盜竊始發便爾禽送諸州置樓懸鼓自崇始

也後例降 侯改授安東將軍車駕南征詔崇副驃騎大將軍咸陽王禧都督左翼諸軍事徐州降人郭陸表黨作逆人多應之崇遣高平卜異州詐稱犯罪逃亡歸陸納之以為謀主數月異州斬陸送之賊徒潰散人為河南尹後車駕南討漢陽崇行梁州刺史氏揚靈珍遣弟婆羅與子雙領步騎萬餘襲破武興與齊相結崇為使持節都督隴右諸軍事率衆討之崇槎山分進出其不意表裏以襲群氏皆棄靈珍散歸靈珍衆滅太牛崇進據赤上靈珍又遣從弟建率五千人屯龍門躬率精勇一萬據鷲破龍門之北數十里中伐樹鑿路驚破之口積大木聚礮石臨

崖下之以拒官軍崇乃命統軍慕容拒率衆五千從他路夜襲龍門破之崇自攻靈珍靈珍連戰敗走俘其妻子崇多設疑兵襲克武興齊梁州刺史陰廢宗遣參軍鄭猷王思考率衆援靈珍崇大破之并斬婆羅首殺千餘人俘獲猷等靈珍走奔漢中孝文在南陽覽表大悅曰使朕無西顧之憂者李崇功也拜梁州刺史手詔曰便可善思經畧去其可除安其可育公私所患悉令交夷及靈珍偷據白水崇擊破之靈珍遠遁宣武初徵為右衛將軍兼七兵尚書轉左衛將軍相州大中正魯陽蠻柳北喜魯北鷲等聚衆反叛諸蠻悉應之圍逼湖陽游擊將軍李暉光鎮北城

詔

盡力捍禦賊勢甚盛詔以崇為使持節都督征蠻諸軍事以討之蠻眾數萬屯掾形要以拒官軍崇累戰破之斬北
鷲等徙萬餘戶於幽并諸州宣武追賞平氏之功封魏昌
縣伯東荆州蠻樊安聚眾於龍山潛稱大號梁武遣兵應
之諸將擊不利乃以崇為鎮南將軍都督征蠻諸軍事率
步騎討之崇分遣諸將擊賊壘連戰克捷生禽樊安進
討西荆諸蠻悉降尋兼侍中東道大使黜陟能不善者賞罰
之稱出除散騎常侍征南將軍揚州刺史詔曰應敵制變
算非一塗救左擊右疾均勢今胸山蟻寇久結未殄賊
術狡詐或生詭劫宜遣銳兵備其不意可都督淮南諸

軍事坐敷威重遙運聲算延昌初加侍中軍騎將軍都督
江西諸軍事先是壽春縣人荀泰有子三歲遇賊亡失數
年不知所在後見在同縣趙奉伯家泰以狀告各言已子
並有鄰證郡縣不能斷崇令二父與兒各在別處禁經數
旬然後告之曰君兒遇患向已暴死可出奔哀也荀泰聞
即號咷悲不自勝奉伯咨嗟而已殊無痛意崇察知之乃
以兒還泰詰奉伯詐狀奉伯款引云先亡一子故妄認之
又定州流人解慶賓兄弟坐事俱徙揚州弟思安背役亡
歸慶賓懼後役追責規絕名貫乃認城外死尸詐稱其弟
為人所殺迎歸殯葬頗類思安見者莫辨又有女巫陽氏

自云見鬼說思安被害之苦飢渴之意慶賓又誣疑同軍
兵蘇顯甫李蓋等所殺經州訟之二人不勝楚毒各自款
引獄將決竟崇疑而傳之密遣二人非州內所識者偽從
外來詣慶賓告曰僕住在北州比有一人見過寄宿夜中
共語疑其有異便即詰問乃云是流兵皆役姓解字思安
時欲送官苦見求及稱有兄慶賓今住揚州相國城內嫂
姓徐君脫矜慙為往告報見甲委曲家兄聞此必重相報
今但見質若往不獲送官何晚是故相造指申此意君欲
見崔幾何當放賢弟若其不信可見隨着之慶賓張大
色求其少停此人具以報崇攝慶賓問之伏引更問蓋等

乃云自誣數日之間思安亦為人縛送崇召女巫視之鞭
笞二百崇斷獄精審皆此類也時有泉水湧於八公山頂
壽春城中有魚數從地湧出野鴨群飛入城與鵲爭巢五
月大霖雨十有三日大水入城屋宇皆沒崇與兵泊於城
上水增未已乘船附於女墻城不沒者二版而已州府勸
崇棄州保北山崇曰吾受國重恩忝守蕃岳淮南萬里繫
于吾身一旦動腳百姓在解揚州之地恐非國物昔王尊
慷慨義感黃河五岳愛一軀取愧千載但憐茲士庶無辜
同死可杼筏隨高人規自脫吾必守死此城時州人裴紉
等受梁假豫州刺史因乘大水謀欲為亂崇皆擊滅之又

以洪水為災請罪解任詔曰夏雨汎濫斯非人力何得以
 此辭解今水涸路通公私復業便可繕甲積糧脩復城雉
 勞恤士庶務盡綏懷之略也崇又表解州不聽是時非崇
 則淮南不守矣崇沈深有將略寬厚善御衆在州凡十年
 常養壯士數千人寇賊侵邊所向摧破號曰曰曰彪賊甚憚
 之梁武惡其父在淮南屢設反間無所不至宣武雅相委
 重梁無以措謀乃投崇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萬戶
 郡公諸子皆為縣侯欲以構崇崇表言其狀宣武屢賜璽
 書慰勉之賞賜珍異歲至五三親待無與為比梁武每歎
 息服宣武之能任崇也孝明踐祚侯賜衣馬及梁遣其將

擊將軍趙祖悅據西陝石更築外城逼徙緣淮之人於
 城內又遣二將昌義之王神念率水軍泝淮而上規取壽
 春田道龍虎邊城隆長平寇五門胡興茂寇開壽揚州諸
 戍皆被寇逼名遣諸將與之相持密裝船艦二百餘艘
 教之水戰以待臺軍梁霍州司馬田休等寇建安崇遣統
 軍李神擊走之又命邊城戍主邵申賢要其走路破之於
 濡水俘斬三千餘人靈太后璽書勞勉許昌縣令兼紆麻
 戍主陳平王南引梁軍以戍歸之崇自秋請援表至十餘
 詔遣鎮南將軍崔亮救碭石鎮東將軍蕭寶夤於梁堰上
 沈決淮東注朝廷以諸將不相赴乃以尚書李平兼右僕

持節節度之崇也李神乘鬪艦百餘艘沿淮與李平崔
亮合攻破石李神之軍剋其東北外城祖悅力奮乃降朝
廷嘉之進號驃騎將軍儀同三司刺史都督如故梁淮堰
未破水勢日增崇乃於破石戍間編舟爲橋北更立船樓
十各高三六十步置一籬至兩岸審版裝它四箱解合賊
軍舉用不戰解下又於樓船之北連覆大船東西竟水防
賊火積又於八公山之東南更起一城以備大水州人號
曰魏昌城崇累表解州前後十餘上孝明乃以元志代之
尋除中書監驃騎大將軍儀同如故出爲使持節侍中都
督尚書軍事定州刺史徵拜尚書左僕射遷尚書令加

語

侍中崇在官和厚明於決斷然性好財賄販肆聚斂孝明
嘗笑后嘗幸左藏王公嬪主從者百餘人皆令任力負布
絹即以賜之多者過二百匹少者百餘唯長樂公兩手持
絹一十匹而出示不異衆而已世稱其廉儉崇與章武王
融以所負多顛仆於地崇乃傷腰融至損脚時人爲之語
曰陳留章武傷腰折股貧人財類穢我明主蠕蠕主阿那
壞犯塞認崇以本官都督北討諸軍事以討之崇辭於顯
陽殿戎服武節志氣奮揚時年六十九幹力如少孝明目
而壯之朝臣莫不稱善遂出塞三千餘里不及賊而還崇
請設六鎮爲州兵編戶太后不許後北鎮人破落汗拔陵

反所在響應征北將軍臨淮王彧大敗於五原安北將軍
李叔仁尋敗於白道賊衆日甚詔引丞相令僕尚書侍中
黃門於顯陽殿曰賊勢侵淫寇連恒朔金陵在彼夙夜憂
惶諸人宜陳良策吏部尚書元脩義以爲須得重貴鎮壓
恒朔摠彼師旅備衛金湯詔曰去歲阿那瓌叛逆遣李崇
北征崇遂長驅塞北返旆榆關此一時之盛朕以李崇國
威望重器識英斷意欲還遣崇行摠督三軍揚旌恒朔諸
人謂可尔不僕射蕭寶夤等曰陛下此遣實合羣望於是
詔崇以本官加使持節開府北討大都督撫軍將軍崔暹
鎮軍將軍廣陽王深皆受崇節度又詔崇子光祿大夫神

軌假平北將軍隨崇北討崇至五原崔暹大敗于白道之
北賊遂并力攻崇崇與廣陽王深力戰累破賊衆相持至
冬乃引還平城深表崇長史祖瑩詐增刀級盜沒軍資崇
坐免官將徵還以後事付深後徐州刺史元法僧以彭城
南叛時除安樂王鑿為徐州刺史以討之為法僧所敗單
馬奔歸乃詔復崇官爵為徐州大都督節度諸軍事會崇
疾篤乃以衛將軍安豐王延明代之改除開府相州刺史
侍中將軍儀同竝如故孝昌元年薨於位贈侍中驃騎大
將軍司徒公雍州刺史諡曰武康後重贈太尉公餘如故
長子世哲性輕率供奉豪侈少經征伐頗有將用為三關

別將計群蠻大破之還拜鴻臚少卿性傾巧善事人亦以
貨賂自達高肇劉騰之處勢也皆與親善故世號為李錐
為相州刺史斥逐百姓遷徙佛寺逼買其地部內患之崇
北征之後徵兼太常卿御史高道穆毀發其宅表其罪過
後除涇州刺史賜爵衛國子卒贈吏部尚書冀州刺史世
哲弟神軌小名青脆受父爵陳留侯累出征伐頗有將領
之氣孝昌中靈太后淫縱分遺腹心媼媼出外陰求悅人
神軌為使者所薦寵遇勢傾朝野時云見幸帷幄與鄭儼
為雙頭遷征東將軍武衛將軍給事黃門侍郎常領中書
舍人時相州刺史安樂王鑿據州反詔神軌與都督源子

邕等討平之後於河陰遇害建義初贈侍中司空公相州
刺史謚曰烈崇從弟平

平字雲定少有大度及長涉獵羣書好禮易頗有文才太
和初拜通直散騎侍郎孝文禮之甚重頻經大憂居喪以
孝稱後以例降襲爵彭城公累遷太子庶子平請目効一
郡帝曰卿復欲以吏事自試也拜長樂太守政務清靜吏
人懷之徵行河南尹豪右懼威憚之宣武即位除黃門郎
遷司徒左長史行尹如故尋正尹長史如故車騎將軍幸鄴
平上表諫以為嵩都創構洛邑倣營雖年跨十稔根基未
就代人至洛始欲向盡資產罄於遷移牛畜斃於輦運陵

太行之險越長津之難辛勤備經勞達京闕畜者猶損大半貧者可以意知兼歷歲從戎不違啓處自景明以來差得休息事農者未積一年之儲築室者裁有數間之屋莫不肆力伊瀍人急其務實宜安靜新人勸其稼穡令國有九載之糧家有水旱之備若乘之以羈紲則所廢多矣不從詔以本官行相州事帝至鄴親幸平第見其諸子尋正刺史平勸課農桑脩飾太學簡試通儒以充博士選五郡聰敏者以教之圖孔子及七十二弟子於講堂親為立贊前來臺使頗好侵漁平乃畫覆虎尾踐薄冰於客館三頌其下以示誡焉徵拜度支尚書領御史中尉冀州刺史京

兆王愉反於信都平為持節都督北討諸軍事行冀州以討之宣武臨武乾殿勞遣平因曰何圖今日言及斯事歔歔流涕平對曰愉天迷其心構此梟勃陛下不以臣不武委以摠督之任如其稽顙軍門則送之大理若不按待戮則鳴鼓饗鉞非陛下之事平進次經縣諸軍大集夜有蠻兵數千斫平前壘矢及平帳平堅臥不動俄而乃定遂至冀州城南十六里大破逆衆遂北至城門遂圍城愉與百餘騎突門走平遣統軍叔孫頭追之去信都八十里禽愉冀州平以本官領相州大中正平先為尚書令高祖待御史王顯所恨後顯代平為中尉平加散騎常侍顯劾平

在異州際截官口肇文扶成其狀奏除平名延昌初詔復
官爵除定異二州刺史前來良賤之訟多有積年不決平
奏不問真偽一以景明年前為限於是諍訟止息武川鎮
人飢鎮將任款請貸未許擅開倉振恤有司繩以費散之
條免其官爵平奏款意在濟人心無不善帝原之遷中書
令尚書如故孝明初轉吏部尚書平高明強濟所在有聲
恒以性急為累尚書令任城王澄奏理平定異之勲靈太
后乃封武邑郡公賜縑二千五百匹先是梁遣其將趙祖
悅逼壽春鎮南崔亮攻之未剋又與李崇乖貳詔平以本
官使持節鎮軍大將軍兼尚書右僕射為行臺節度諸軍

兼兵部將一以稟之如有乖異以軍法從事詔平長子獎
以通直郎從於是率步騎二千赴壽春嚴勸宗亮令水陸
兼備期期齊集宗亮懼之無敢乖互頓日交戰破賊軍安
南將軍崔延伯立橋於下蔡以拒賊之援賊將王神念昌
義之等不往進救祖悅守死窮城平乃部分攻之斬祖悅
送首於洛以功遷尚書右僕射加散騎常侍平還京師靈
太后見於宣光殿賜以金裝刀仗一口時南徐州表云梁
堰淮水日為患詔公卿議之平以為不假兵力終自毀壞
及淮堰破太后大悅引羣臣宴殿前孝明手賜縑布
百段卒遺令薄葬詔給東園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帛七

百匹靈太后為之長於東堂贈侍中驃騎大將軍儀同三
少刺史論文烈公平自在度支至於端副夙夜在公
孜孜匪懈凡處機密十有餘年有獻替之稱所制文筆別
有集錄長子獎襲

獎字遵穆容貌魁偉有當世才度位中書侍郎吏部郎中
以不官兼尚書出為相州刺史初元又擅朝獎為其親待
頗右顯職靈太后反政削除官爵孝莊初為散騎常侍河
南去獎前後所歷皆以明濟著稱元顯入洛顯以獎兼尚
書右僕射尉勞徐州羽林及城人不承顯旨害將大傳首洛
陽孝武帝初獎故吏宋游道上書勸獎詔贈冀州刺史子

構襲構字祖基少以方正見稱襲爵武邑郡公齊天保初
降爵為縣侯位終太府卿贈吏部尚書構早有名譽歷官
清顯常以雅道自居甚為名流所重子丕有父風位尚書
祠部郎中丕弟克通直散騎常侍獎弟諧

諧字虔和幼有風采趙郡李搖嘗過元義門下見之歸謂
其父元忠曰領軍門下見一神人元忠曰必李諧也問之
果然襲父先爵彭城侯文辯為時所稱歷位中書侍郎天
平末魏欲與梁和好朝議將以崔陵為使主陵曰文采與
諧陵不推李諧口頗顧顧諧乃大勝於是諧兼常侍盧
元明兼吏部郎李業興兼通直常侍聘焉梁武使朱异覲

客異言諧元明之美評等見及出梁武目送之謂左右曰
朕今日遇勅敵鄉輩常言北間都無人物此等何處來謂
異曰過鄉所談是時鄴下言風流者以諧及隴西李神雋
范陽盧元明北海王元景弘農楊遵考清河崔贍爲首初
通梁國妙簡行人神雋位已高故諧等五人繼踵而遵考
遇疾道還竟不行旣南北通好務以後又相矜銜命接客
必盡一時之選無才地者不得與焉梁使每入鄴下爲之
傾動貴勝子弟盛飾聚觀禮贈優渥館門成市宴日齊文
襄使左右覘之賓司一言制勝文襄爲之拊掌魏使至梁
亦如梁使至魏梁武親與談說甚相愛重諧便還後隱祕

書監卒於大司農謂爲人短小六指因瘰而舉頗因跛而
緩步因蹇而徐言人言李諧善用三短文集十餘卷諧長
子岳字祖仁官中散大夫性純至君甚慘未曾聽婢過前
追思二親言則流涕岳弟爽方雅好學其有家風歷位尚
書郎司徒掾以清辯知名常攝賓司接對梁客梁客徐陵
深歎羨焉爽生而天閹崔謚謂之曰教弟種鬚以錐編刺
作孔挿以馬尾爽曰先以此方回施貴族執肩有效然後
樹鬚世傳謚門有惡疾以呼施爲墓田故爽言及之邢子
才在傍大笑除臨漳令魏書之出爽與盧斐王松年等訟
其不平魏收書王慧靜自云太原人又書王瓊不善事以

盧同附盧玄傳李公其人云其家貧賤故斐等謹訟
語楊愔云魏收合誅愔黨助魏故遂白齊文宣庶等並髡
頭鞭杖二百庶死於臨漳獄中庶兄岳痛之終身不歷臨
漳縣門庶妻元羅女也庶亡後岳使妻伴寢宿積五年元
氏更適趙起嘗夢庶謂已曰我薄福託劉氏爲女明日當
出彼家甚貧恐不能見養夫妻舊恩故來相見告君宜乞
取我劉家在七帝坊十字街南東入窮巷是也元氏不應
庶曰君似懼趙公意我自說之於是起亦夢焉起寤問妻
言之符合遂持錢帛躬往求劉氏如所夢得之養女長而
嫁焉庶弟蔚少清秀有襟期倫理涉觀史傳兼屬文詞

皇李整風流長裾廣袖從容甚美然頗涉踈放唯蔚能
自持公於理甚有時譽坐兄庶事徙平州後還位尚書左
中丞郎中仍聘陳使副江南以其父曾經將命甚重蔚還
坐將人度江私而除名後卒於祕書丞士友悼惜之蔚弟
若聰敏頗傳家業風采詞令有聲鄴下坐兄庶事徙臨海
乾明初追還後兼散騎常侍大被親狎加儀同三司若性
滑稽善諷誦數奉旨詠詩并使說外間世事可笑樂者凡
所話談每多會旨嘗在省中趨而前却對若學奏事之象
和士開聞而奏之帝每狎弄之武成以斛律金舊若每朝
賜羊車上殿金曾若啓若爲舍人誤奏云在闕下詔

命出羊車若重思知金不至竊言羊車鹿車何所迎帝聞亦咲而不責又帝於後園講武令若爲吳將皇后皆出引若當前觀其進止俯仰事罷遣使謝之厚加賞賜韓長鸞等忌惡之密構其短坐免官未幾詔復本官隋開皇中卒於秦王府諮議諸弟邕字脩穆幼而儁爽有逸才位高陽王雍交凡所交游皆倍年儁秀卒贈洛州刺史謚曰文論曰郭祚才幹敏實有世務之長李文經綸之始獨在勤勞之地居官任事可稱述焉張彞風力寒寒有王臣之氣銜命擁旄風聲遠舉俱魏氏器能之臣乎連隨有命二子俱逢世亂悲哉是之乾威可謂亡而不絕邪繇以文武之

策崇軍國之任內參機揆外寄折衝其緯世之器歟子才少有盛名鼓動京洛文宗學府獨秀當年舉必任真情無飾知疎通簡易罕見其人足爲一代之模楷也及明崔陵之謗言執侯景之姦使昔人稱孟軻爲勇於文簡公見之唯嘗短崔暹頗爲累德阮籍未嘗品藻人物斯亦良有以焉李崇風質英重毅然秀立任當將相望高朝野平以高明幹略効智於時出入當官功名剋著資務之材也諧風流文辯蓋人望乎





